变色的记忆

曹可凡

久久伫立于汤昕彩色照片前，望着他那文雅风流、逸兴遄飞的模样，很难想象，数十天前尚在觥筹交错间问疑论道、砥砺切磋的昔日同窗、邻居，竟然在离天最近的地方羽化登仙，记忆瞬间由彩色转为黑白。

汤昕照片一侧悬挂着钱君匋先生的字幅，其中有“鸟语空山静，傲霜鞠吐英”的句子，这原本是君匋先生送给汤昕外祖父赵家璧先生的诗句，现在看来，也仿佛是汤昕的人生注脚。同在“锦园”一起成长的小伙伴们，大多比较淘气，譬如我和同学常常跑到弄堂后方上针二厂无花果树上摘取果实。汤昕相对文雅，属于“闷皮”，最大爱好是到黄沙堆掏黄沙，结果弄得浑身都是沙子，为此没少挨母亲训斥。每逢寒暑假，汤昕与姐姐被送到山阴路大陆新村外祖父家。汤昕外祖父赵家璧先生为出版大家，与蔡元培、鲁迅、老舍、巴金、徐志摩、丁玲等熟稔。家璧先生藏书丰富，家里专门辟出一间亭子间作为书库，连走廊都堆满书，因此，汤昕便在那书的海洋里尽情吮吸，而且，汤昕从小练就“一目十行”本领，一本数百页的名著，往往两天便给读完，且能详尽复述故事内容。钱君匋先生还给年仅9岁的汤昕刻过一方名章，边款为“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”。事实上，汤昕也的确是“锦园”里我们一班小朋友中最用功的。汤昕以优异成绩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。华师大由光华大学与大夏大学合并而成，外祖父赵家璧当年毕业于光华，祖孙先后就读同一学校，自然喜上眉梢。

一九七九年适逢改革开放浪潮掀起，汤昕作为公费留学生负笈德国，前往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学习国际金融。初抵德国，首先要过语言关。其实身为翻译家，赵家璧先生看重孙辈外语学习能力，故常带着年幼的汤昕朗读英文，但汤昕本人对语言也有天赋异禀，认为外祖父朗读英文有“松江口音”，不以为意。据说，在德国朋友眼里，汤昕德语之用词发音，几乎与当地人无异，可见其用功之深。除了学习，如何维持生计，也是摆在汤昕面前的一大难题。由于国家提供经费有限，汤昕不得不四处打工，从厕所清洁工，到饭店帮厨，不一而足。据说他靠从饭店所学厨艺，居然为一德国朋友五十人婚宴掌勺。迫于生计，他还曾一度参加过“舞狮队”，与另一同学一头一尾，共同完成舞狮表演。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玲妍飞抵法兰克福后，两人蜷缩在仅九平方米的陋室，由于房屋年久失修，冬天暖气管漏水，往往一觉醒来，满脸挂满水珠，但汤昕天生达观，一副名士派头，从不为经济拮据而苦恼。有一日晚饭前，忽然发现竟身无分文，赶紧嘱咐女友到有限的几件衣裤中仔细寻找，玲妍苦苦寻觅，才在衣服里意外发现五十马克，两人高高兴兴吃了顿晚餐。次日清晨六点，汤昕便一骨碌爬起来，赶到学校排队申请打工名额，否则便有断炊之虞。汤昕与玲妍在德国始终省吃俭用，甚至登记结婚也是出于省钱目的。按规定，中国留学生结婚登记需到位于波恩的中国大使馆办理，方具法律效力。但汤昕与玲妍却拿不出从法兰克福到波恩的旅资，恰巧汤昕有位德国友人和中国妻子不和，打算去波恩办理离婚手续，因为担心语言障碍，德国友人邀请汤昕陪同前往，于是玲妍提议，不妨搭朋友顺风车去波恩登记结婚。德国友人闻之不禁茫然，因为他们选择了十一月二十二日，当地将那天视作“忏悔日”，人们离婚大多选择那天，但鲜有人会在那日喜结良缘。汤昕与玲妍为省钱也顾不得许多，于是，“忏悔日”当天，在波恩中国大使馆，朋友办理离婚手续，汤昕与玲妍则荣偕伉俪。

茨威格说：“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，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，即在他最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。”汤昕便是如此。当他即将完成学业时，就期待成为一个银行家，能够在金融领域一展身手。凭借着一口流利德语，汤昕广交朋友，倾听各方高见。汤昕的好学赢得一位名叫Jutta Pilling的女士关注。Jutta是位居住于德国的意大利人，她曾任职于费列罗集团，精通商业与金融，故为汤昕订阅相关书籍与报刊，让汤昕开阔眼界。平日生活里，Jutta更将汤昕视如己出，汤昕也把Jutta看作自己母亲。年复一年，在意大利妈妈鼓励下，汤昕回上海筹办德国商业银行上海分行，终于成为银行家。今年六月，汤昕与玲妍专程前往意大利探视年近八旬的Jutta妈妈，与她一起寻访其儿时生活足迹。在阿尔卑斯山的一处山崖边，Jutta找到她全家二战期间躲避纳粹的避难处。那时候，其父常坐在山巅，眺望远方的故乡。七十年后，Jutta坐在同样位置的一条长椅上，一连四天，沉浸在回忆之中，汤昕则陪伴左右，毫无怨言。但Jutta万万不会想到，仅仅过了一个多月，这个中国儿子便与她天人永隔。

曾经读到过这样一句话：“我不能给你全世界，但是我的世界可以全部给你。”对父母，对妻儿，汤昕永远一往情深，毫无保留，生老病死，有情皆苦，人生是一场倾盆大雨，命运有时更像一把千疮百孔的伞，吾等凡夫俗子哪怕粉身碎骨，不得不挺起胸膛抵御风雨侵袭。

山阴道上，应接不暇，但知己又有几何？别了，汤昕，一路走好！“生死何所道，托体同山阿。”来世有缘，我们再聚！

发怒的艺术

高洪波

“不打不成才”，这几乎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教育观；“棍棒下面出孝子”，这也是咱们几千年来的经验之谈。

细究起来，中国的孩子的确少有在顽皮过后不挨打的。旧时私塾先生有戒尺，专门亲近顽童的手心或屁股；现在学校里虽然不允许教师打学生，可一根教鞭敲敲脑壳有时是免不了的。教师也好、家长也好，都是有着七情六欲的凡人，既然是凡人，发发脾气也自然顺理成章。

当然，发脾气有发脾气的艺术，掌握好了，这脾气或怒火在发泄过后才能起到一定效果。如果像那位毒打儿子致死的母亲一样，最好还是学学林则徐，“制怒”为宜，否则发脾气真可以置人于死地的。

几年前看过一本书，名曰《一分钟爸爸和妈妈》，题目很俏皮，内容更俏皮。其中很大的部分是教给你发怒的艺术。

发怒的确是为父母者常常面临的境地。孩子不听话，一意孤行，自行其是，破坏了父母的尊严；孩子粗心大意，弄坏了家具，打烂了玻璃，影响了父母的情绪；孩子作业马虎、上课分心，拿回的成绩单上全是鸭蛋或鸡蛋，让父母的殷切期望成为泡影……总之，你会感到和自己的孩子有着数不清发怒的理由，这还不包括“无端发怒”的成分在内。所谓无端发怒，是指孩子无端受到指责，其实你自己心里明白，主要在单位里不痛快，回家泄泄愤。反正门一关是自己的天下，孩子又不可能反抗什么！

面对这种种发怒的理由，《一分钟爸爸和妈妈》的作者很认真地告诉我们：别太较真，发怒的时间限制在一分钟以内，发怒过后，您最好拍拍孩子的小脑袋瓜儿，告诉他你为什么发怒，另外，千万别忘了加一句：“我其实很喜欢你。”

这真应了一句老北京的话：打一巴掌揉三揉。

一巴掌打下去，为的是立威止顽；打完了揉三揉，为的是加强惩戒的效果，同时又给孩子以温暖和希望。一句俗话，等于一本教育儿童的专著，真不错。

不过在实践中发脾气则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我自己体验过几次，大多在发怒时忘却了一分钟的时间限制，一味跳脚顿足甚至扔东西，嗓门高得能掀起屋顶。记得有一次女儿的作业本拿回家，怯怯地让我签字。一看到上面出现不应有的错处，我的怒火马上燃了起来，一下子把作业本扔到地上。女儿眼里噙着泪悄悄捡起来，没说什么，但从此之后她再也没有让我签过字。她在自己的日记上记下了这件事，当我意识到自己对孩子的伤害时，已经晚了。

由此可见，发怒常常是无可奈何的表现，或者是无能的同义语。能不发怒最好；若要发怒，则限制在一分钟以内，事后再给孩子以抚慰，小心灵才会健康快乐地成长。不妨试一试。

欢颜 （油画） 庞茂琨

吃饱饭没事体做

童孟侯

吃饱饭没事体做——是老上海人议论别人的一句话。而这句话其实还藏着后半句：哪能去做格种事体？

我的同学大孔喜欢旅游喜欢拍摄，每半个月就要旅游一次，紧密联系的驴友好几百。导游刚开始讲解，大孔已经冲到景点拍摄，等驴友听完讲解跟上来，大孔不管认识不认识，都热情为之拍照留影，单个的，两人的，一群的。

一天游程结束，大孔回到宾馆先不洗澡先不泡茶，而是立刻连上WiFi开始整理照片，做出一个几分钟长的微信小相册，急忙发给同团驴友。驴友们开心到爆：这个爷叔不要太热心哦！

事情还没完，旅游结束回家，大孔开始找每个景点的资料，以及相匹配的音乐，剪辑、整理、美化，制作成一部十多分钟的立体相册，有题目，有配乐，有风景，有人物，有说明，有录像，有特写……驴友接到彩视欣喜不已，自己拍的没他好，没他全。从此以后，凡是和大孔一起旅游就纯粹玩玩看看，拍照录像做彩视都交给这个“孔彩哥”！

后来，不同群的驴友组织旅游都拉大孔参加。大孔忙得一塌糊涂。他已经制作过105部彩视。孔夫人说：他呀，吃饱饭没事体做！

其实，大孔吃饱饭找到事体做了，这是他的消遣，也是为大众服务！

再说一件事：今年3月份起，5号楼的胡阿姨一大清早她就站到楼下四个垃圾桶边上。每家每户都有垃圾，当居民把垃圾分门别类扔进垃圾桶，胡阿姨笑了笑说谢谢。她老公摇头：介臭地方你去立两个钟头，吃饱饭没事体做！

小怡姑娘要把一袋骨头扔进“湿垃圾”，胡阿姨说不对不对，给我。小怡说鱼骨头蟹骨头肉骨头放到“湿垃圾”有啥不对？胡阿姨说那几块大的肉骨头是干垃圾，质地太硬，难粉碎，会损坏湿垃圾末端的处理设备。小怡问那么蟹壳呢。胡阿姨说也是干垃圾，但是点心店买来蟹壳黄就是“湿垃圾”了。小怡咯咯笑着上班去了。

林老爹把一包东西“咚”的一声扔进“有害垃圾”。胡阿姨捞出来，问这么重的是啥。老爹说是吸铁石，有磁性的东西有害。胡阿姨说吸铁石没有毒，属于干垃圾。您的袋里好像还有香烟屁股。老爹说香烟屁股也毒，我拿几个泡水，撒在花上，叶子就不会生虫。胡阿姨说香烟屁股可以燃烧分解不是有害垃圾。老爹轻声问居委会给你多少钞票一个月。胡阿姨说我是志愿者，橡胶手套都是我自己买的。

陈大妈拎了一包软塌塌的垃圾下楼。胡阿姨问这包是啥。大妈说是狗狗大便，放“湿垃圾”。胡阿姨说四个桶都不能放，麻烦你带回去放在马桶里抽掉。大妈说早晓得我就让狗狗随意在小区里大便。胡阿姨赔礼道歉说不好意思。

吃饱饭没事体做——是一句老上海话，可以压缩成四个字：吃饱饭了！换成新上海话只有三个字：有空哦！胡阿姨承认自己有空，承认自己吃饱饭了，反正经过她数月站岗放哨，5号楼的垃圾分类在街道排行第一，居民绝对拎清！

秋荷

吕晓浈

凉快。紧走几步会出汗，放缓步子汗就收了。

虫子们高高低低地叫。树林子里落黄花雨。栾树这就开花了，地面落了一层花屑，黄苍苍的。白薇花凌空而开，一团一团，在阳光清风里颤动。秋天了，生为夏花的它却越开越好。光裸的树干足有碗口粗，这是上百年的老树，它的花儿是被苍老的气息托起来的，无端让人感觉高贵。工人们在除草，青草气息最好闻了。我问他们几点上班，说早上七点，够辛苦的。一周以来天天去看的那片荷叶，被锄掉了，是和疯长的青草一块儿锄掉的。不止荷叶，那草儿也真好看，纤细干净的粉绿，能让眼睛清凉。但锄掉也就锄掉了。一般人眼中野草是不会有美感的，只有我这样的痴人才会将野草小心翼翼地剜回家，当宝贝栽在盆中。有些野草被栽到盆中反而金贵起来，似乎有身份了，想伺候好还真不容易。

荷塘已经没有花了。莲蓬结得不多，几枝小小的莲蓬头早已焦黑。还有荷叶浮出水面，粉嫩粉嫩的小叶子，和春天的新荷并无不同，但恐怕长不大了。春天看到那些小小的新叶，心中似有春风鼓荡，十分快活，是多么急切地盼它们快快长大，铺满水面，撑起绿伞，开出荷花啊。一眨眼的工夫，花凋了，叶老了，水面伶仃了，眼前又将是一片荒凉。荷叶就是枯了焦了烂了也好看，比娇媚的荷花还好看，因为它让我忧伤。我喜欢荷塘老气横秋的样子。秋水澄澈，在秋风中微微起皱，一片赭色的法桐叶子坠落下来，扑在残荷之上。

夫妻双双把书教

南妮

父亲20多岁就做了某乡村小学的校长，顺便把大眼睛年轻貌美的母亲娶了。母亲是他的同事，也是老师。他俩都教语文，往后的岁月，他们在几所不同的学校辗转任教，既是同道，又是对手。感觉母亲更用功些，学历也比父亲过硬；但是父亲获得的荣誉似乎更多。我们常感叹有些奥秘使人生不会像1加1等于2那样简单——当我们在教师节之类的节日里，数着来看父亲的学生超过来看母亲的学生之时。

叔叔也是老师，教中学语文。婶婶是他的同行，反正不教数学。叔叔是父亲几个兄妹中最小的，他与婶婶结缘，我们亲眼所见。婶婶的父母都是老师，笑眯眯看着女婿“归队”。

大姑妈小姑妈也都是老师。她们都没有找老师做配偶。大姑父是空军的高级军官，口才一流，他那带福建口音的闲聊与发言，每句都有剧场效果，我们在捧腹而笑时，就想所以大姑妈被熏陶得成为语文教学的骨干啊！小姑父是造船厂的厂长，口才不输给他的连襟。我们有做不出的数学题物理题，常常找他，他就不无得意地教我们解方程。什么问题都难不倒他，他动听的山西口音、热情而不倦的态度，让我们觉得这位“家庭老师”要胜过学校里的老师。

同行做夫妻，想必有不少优点：彼此理解，彼此默契。老师夫妻，大概是同行夫妻中概率最多的。老师的离婚率也似乎比别的行业少。你就不用发愁怎么称呼班主任的配偶，“某某老师”是也。但你在学业上仿佛拥有了两双“审视”的眼睛。优秀生与皮大王早就进入了老师“那位”的法眼。

有时候在家听父亲母亲闲聊，某某，某某，嘿，都是打小认得的教师夫妇，压根就是聊不出新鲜的人儿出来。

有老师做父母的孩子，也许对老师这个行业是缺少点别的孩子所有的神圣感的吧？——当老爸的懒被外婆骂，当老妈粗心得都记不住几个子女的生日。顶顶头痛的是，无论小学还是中学，班主任都是父母认得的教师朋友，不仅一个，而且一双——那就是说，有四个人都可以管你。如果你被评优秀，是否是父母那老师同行在刻意帮忙呢？当然绝对不能熊样，否则你父母都不好意思再教别人。

曾经带孩子去补课。目标是化学老师，但深深地被化学老师的太太，一位优秀语文老师吸引住了，几位高大男生正在老老实实写着什么。化学老师和语文老师的阵地，两片世界相安无事，两位老师之间也极其恭敬，彼此以某老师戏称。忽然觉得，所谓隔行如隔山，敬意来自距离。就气氛的自由、和乐来说，教不同科目的老师比之教同一科目的更适合做夫妻。

结婚50年，桃李满天下，这一行和别的行业不同的是，它收获人心。那些有才有德的人，你见识了他的初心。即使你忘了，我替你记着呢。我是你辛苦耕耘人生的见证，——一个老师对着另一个老师。

十日谈 感恩与思念

讲台是特殊的舞台，请看明日本栏。

责编：史佳林